



册府元龜

卷之五百二十七
至二十九



13
849
175



門 4 3
號 849
卷 175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七

規諫四

晉傅玄為散騎嘗侍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
之路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長
其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
心秦蕩滅先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

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
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逸之論盈於朝野使
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
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宗
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
體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
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體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
使玄草詔進之又玄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旱之災
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
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

故洪水滔天而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
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
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伏勸喜上
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
力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
持私牛者與官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
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
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歡樂臣愚以爲宜
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
作歡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

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穀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法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三日以魏初未留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

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國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其利害乞中書召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日臣以爲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弭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

適困于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各為降可
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
故復為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
定西州都尉募音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克之以通北
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縣皆使并屬秦
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此誠為國之大本當今
急務也

傳咸咸寧初襲父爵拜太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
為冀州刺史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留心政
事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

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

菲如毛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

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

登便有菜色者由官衆事殷復除限濫蠶食者多而

親農者少也臣以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

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女六敢不自竭以對

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于十夏禹敷土分

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

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

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

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並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急先并官省吏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爲車騎司馬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竊謂奢侈之費甚于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人稠地狹而有儲畜由於節也今土曠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

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今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咸惠帝初卽位遷御史中丞會有詔群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上書曰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建于側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目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蔽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

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况乎官人而可以限者以選防不能出入不能出入當隨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于限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

苟免乎

孫楚爲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禎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禎無賀者可謂楚旣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没于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于傳巖望想于渭濱修學宮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悼風厲俗者又舉亮采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者無繫世族必先賤役夫戰勝攻取之勢并兼混一之威五霸之事韓白之功耳至于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華嶠太康未爲侍中時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瘳嶠與侍臣表賀因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微懷以爲收功于所忽事乃無悔慮禍于吾成祥乃日新惟願陛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嗇養精神願身于清簡之宇留心于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嘗戒以忽羣下爲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

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

李重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於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無所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嘗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

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卿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顙顙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疏人物播越仕無嘗朝人無定處郎吏蓄於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宜明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均則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賢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嘗從事于

其易故寄矜拮于間伍則邑至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是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卽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

劉頌爲淮南相在郡上疏曰臣昔泰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大小數以聞嘗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爲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頓寢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

經聖鑒不忽棄于嘗案如有足採與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經更創之雖然封幼穉皇子於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撫鎮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

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受任文武並敘士卒百役各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穉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未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王此事宜也目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倘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並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納逆耳其納苦言者齊世之君也臣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辭泥論

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於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可以言政自泰始來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損目下之政政安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建諸侯樹藩

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運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綏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

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
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
難詳至于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
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
遠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
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
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敵制度舛
錯不盡事中然跡其喪亡嘗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
不在強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亡
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

侯示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
其奸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
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
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
福之徵可見於此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
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
興宣帝定燕大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
廣三王舟車所至人力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
于今日宜承大勲之籍及陛下明盛之時開啓土宇
使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

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君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于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止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頹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餘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恨不

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从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群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

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至于
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
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
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
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
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
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
建諸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
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
天祿兼翼王室今諸侯裂土皆兼于古之諸侯而君

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
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故典
然人心繫嘗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
慮以爲宜早剗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
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
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
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
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
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
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

表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踈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十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克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專田器械既具群臣乃服綵

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惟宗廟社稷則先達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殺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諸侯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

僅將千載近者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
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長甚違其故何邪意
立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于君公侯
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
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思懼裔嗣必繼
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
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
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亡不崇興滅
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

國君雖或失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苟有始封支裔
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
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由
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
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
宗廟副在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
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君重固之安可
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
於自安之地寄大業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

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知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塗旣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嘗背

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以富貴非執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反一朝又世故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盡善在仰尤多侈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辨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都放奢不可頓肅故臣思慮願先從事於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是自嬰也分職旣定無

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嘗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畧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嘗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畧也臣切隱陛下聖心

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切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嘗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小从卽群司徧得其人矣比較才秀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事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軌也然今欲舉

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又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嘗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其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以來九列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有然今未能省并

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徒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較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以罪下歲終事功不逮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惟實法吏惟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畧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

悉糾以法則朝野無仁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
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
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
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
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強橫
肆豪強橫肆則百姓失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
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嘗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
所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擇犯疆舉尤之奏當
責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
之罪者類出富強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

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
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
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
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
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
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
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
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
之率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
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于明時何則雖有所

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
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
助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
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頹是以聖王深識人情而達
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
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故古冕而前旒充纒塞耳意
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
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
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
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

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
權制不可以經營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政守之術
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
望不可奪事變異嘗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
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
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
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
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
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視
險若夷至于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

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
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
亡之患勢不可从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
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黔首感恩懷德嘔吟
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
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
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
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
其鄉實在可實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然其理
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

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
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
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糶爲政
爲政在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難也
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
平糶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
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以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
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
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爲
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足防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

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終計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悉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可乃可興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筭輕重審權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動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不以者實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

官署凡諸作役務爲嘗傷過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于陛下而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輔幼弱而今勤所不須所以傷所憑均此二者可務孰急陛下垂恩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於孝文臣以爲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祚有創業之勳矣掃滅強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又有之矣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晋代以長後世仰瞻遺

跡較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虛美嘗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少以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答曰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足知卿乃心為國也動靜數以聞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八

規諫五

昔段灼泰始中為議郎上書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環圍而攻之有不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

然古之王者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絃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昔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爲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爲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爲憲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疎自近及遠臣以爲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

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爲選中郎傅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于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如于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爲晉魯衛所謂磐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云割地譬猶囊漏貯中赤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强大自可預爲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稍有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于今之宜諸侯强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

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操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于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也由于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鑒在于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鄧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惟金城太守楊欣所謂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三十人自金城以西

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于甘餌勇夫死于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闔閭之愛七首振于秦庭吳刀耀于魚腸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平致怨由來久矣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有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

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厚恩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于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憾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憾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于竹帛此臣之憾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疋瘁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地下此臣之憾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于家門此臣之憾四也夏之日

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憾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恨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憾而歎息臨歸於路自悼者也諱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蕙苒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于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戍卒婁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于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

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猶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河南天下諸侯朝覲者頌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

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幸萬乘之衆受禪于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荀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誡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所集之魏欲以同于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群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荀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

治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者也由此言之苟卿
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
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
益則亦不異于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
諸王有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
是歷代姦雄之所闕闕通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
弟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
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䟽陳當時之
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于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
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

臣之悽悽亦願陛下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
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綴以新
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恩昆蟲草木咸蒙恩
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
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
赫然寵異諤諤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
直之不用皆杜口結舌祥瑞亦何由來哉臣無陸生
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于有犯無
隱臣不惟䟽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
亡敗之主廢興所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

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義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所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議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爲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長取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遣息頴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聖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于忠蹇賢相及諂佞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諤諤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諛阿唯唯之士無

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人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與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終至天地平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爲相夏癸放于鳴條商辛梟于牧野此俱萬乘之主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因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宴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于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寵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刑於是伊尹放之

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虫流出門豈非任豎刁之過乎但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任豎刁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穆伯翳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卓馬禮樂侍御之好焉白穆公至于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于西戎致五殺于宛市取丕豹于晉卿迎蹇叔

于米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爲疆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死于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立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于是趙高逆亂閻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爲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爲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旣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旣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于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

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爲晝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爲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庸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爲川驅魚者獺也爲藪驅雀者鷓也爲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有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爲驅人也子孫承基三百餘年逮成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休傳也帝親幸

其家拜禹牀下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推大臣之節爲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諂佞不忠挾懷私計徒低昂于五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至忠矣而成帝尚復不悟乃以爲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欲烹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則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爲後世之戒亦何益于漢室之所由

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爲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莫過于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拆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于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勝紀內外群臣莫不歸莽功德遭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僞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

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大業詎可冀哉莽卽位之後自謂天人之助以爲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矜奮其威詐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霆以警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興不順時之命竟連伍之刑媚佞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外內俱發四海分離城池不守身死于匹夫之手爲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非取之過而守之非道也莽旣屠六合雲據劉聖公已立而不辯盆子承之而復敗公孫述又稱帝于蜀漢如此數子固非所謂應天順人

者徒爲光武之驅除者耳夫天下者蓋亦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失于牧野維予侯興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由此言之主非常人也有德則天下歸之無德則天下叛之故古之明王勞心遠慮常如臨川無津涯于是法天地象四時隆恩德敬大臣近忠直遠佞人仁孝著乎宮牆弘化洽于兆庶平直如砥矢信義感人神雖有椒房外戚之寵不受其委曲之言雖有近習愛幸之豎不聽其姑息之辭四門穆穆闢而不闔待諫者而無忌常戰戰慄慄不忘戒懼所以欲求終天祿恐爲將來聖

賢之驅除也且臣聞之懼危者常安者也憂亡者常存者也使夫有國之君能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則本支百世長保榮祚名位與天地無窮亦何慮乎爲來者之驅除哉傳有之曰狂夫之言明主察焉其二曰士之立業行非一槩吳起貪官母死不歸殺妻求將不孝之甚然在魏使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曾參閔騫誠孝子也不能宿夕離其親豈肯出身致死涉危險之地哉今大晉應期運之所愛齊聖矣于有虞而吳人不臣稱帝私附此亦國之羞也陛下誠欲致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使奮威灌漭震

服蠻荆者故宜疇咨博採廣開貢士之路薦嚴穴舉
賢才徵命考試匪俊莫用今臺閣選舉塗塞耳目九
品訪人誰問中正故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則當
塗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則華門蓬戶之俊安得不有
陸沉者哉其三曰昔田子方養老馬而窮士知所歸
況居天下之廣土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化乎
昔明王聖主無不養老老人衆多未必皆賢不可悉
養故父事三老所以明孝宗事五更所以明敬孟子
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今天下
雖定而華山之陽無放馬之群桃林之下未有休息

之牛故以吳人尚未臣服故也夫饑者易爲乞渴者
易爲飲天下元元瞻望新政願陛下思子方之仁念
犬馬之勞思惟蓋之報發仁惠之詔廣開養老之制
其四曰法令賞罰莫大乎信古人有言曰人而無信
不知其可況有養人以惠使民以義而可以不信行
之哉臣前爲西郡太守被州所下已未詔書羗胡道
遠其但募取樂行不樂勿彊臣被詔書輒宣廣募示
以賞信所得人名卽條言征西其晉人自可羗簡下
疆如法調取至于羗胡非恩義告諭則無欲度金城
河西者也自徃歲興軍度河未會有變故刺史郭綬

勸帥有方深加獎勵要計重報是以所募感恩利賞
逐立績效功在第一今州郡督將並已受封羗胡健
兒或王或侯不蒙論敘也晉文猶不貪原而失信齊
桓不肯惜地而背盟況聖主乎其五日昔周漢之興
樹親建德周因五等之爵漢有河山之誓及其衰也
神器奪于重臣國祚移于他人故滅周者秦非姬姓
也代漢者魏非劉氏也于今國家大計使異姓無裂
土專封之邑同姓並據有連城之地縱復令諸王後
世子孫還自相弁蓋亦楚人失繁弱于雲夢尚為未
亡其弓也其于神器不移他族則始祖不遷之廟萬

年億兆不改其名矣大晉諸王二十餘人而公侯伯
子男五百餘國若言其國皆小乎則漢祖之起俱無
尺土之地況有國者哉將謂大晉世世聖賢而諸侯
之裔嘗不肖邪則放勳欽明而有丹朱瞽叟頑凶而
有虞舜天下有事無不由兵而無故多楹兵本廣開
亂原臣故曰五等不便也臣以為可如前表諸王宜
大其國增益其兵悉遣守藩使形勢足以相接則陛
下可高枕而卧矣臣以為諸侯伯子男名號皆宜更
易之使封爵之制祿奉體秩並同天下諸侯之例臣
聞與覆車同軌者未嘗安也與死人同病者未嘗存

也與亡國同法者未嘗存也況乎巍巍大晉方將登
太山禪梁父刻石書勲垂示無窮宜遠鑒徃伏興廢
深爲嚴防使著事奮筆必有紀焉昔伊尹恥其君不
爲堯舜此臣所以私懷慷慨自忘輕賤者也灼書奏
帝覽而異焉擢爲明威將軍魏興太守卒于官
稽紹爲侍中惠帝初反正紹上疏曰臣聞改前轍者
則事不傾革徃弊者則政不興大一統于元首百司
役于多士故文武興于上成康穆于下也存不忘亡
易之義善願陛下無忘金城大司馬無忘穎上大將
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名無由兆矣

索綝爲衛將軍二秦人尹桓解武等數千家盜發漢
覆杜二陵多獲珍寶愍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
耶綝對曰漢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
之一供宗廟一待賓客一充山陵漢武帝享年久長
兆葬而茂陵不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
物不能減半于今猶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
儉者耳亦百世之誠也

應詹爲後軍將軍元帝大興中三吳大饑詔百官各
上封事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
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旣已殷廣

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
不思開立美利而望足國給人豈不難哉古人言曰
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盜寇貧富並兼雖臯陶
不能使強不陵弱故有國家者何嘗不務農穀近魏
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于征伐之中
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
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檢皆已還江及西良田曠
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尤易宜簡易流人與復農官
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
三年計賦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

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
河內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內緝
寧今中州蕭條未蒙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
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
江洛之形勢近以作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
依依專任農功令事有所寄趙克國農于金城以平
西零諸葛亮耕于涓濱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敵
皆宜齊課

虞預為抗著作郎大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
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

來王德始缺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
煙爨之氣中華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
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聖德先覺超然遠鑒
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
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不著而
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乎得才
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雖敗必舉高宗文王
思佐發夢傳巖徒以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
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
兵退合今天下雖弊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轂
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關者也預以寇賊
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
撥亂之運非武不克故牧野之戰呂望拔鉞淮夷作
難召伯專征獫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
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
以守四方孝文志在鉅鹿馮唐進說魏尚復守詩稱
赳赳武夫公侯于城拆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申州
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
幸脫陛下登作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

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州相
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
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
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預備不虞古之善
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
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鍾祖逃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
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咨之群公博舉于衆
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勵使不顧命旁料冗
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
自裁出觀供置然後勁力禮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

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鑿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
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著之末蒙冠帶之
榮者乎後爲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
之意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
儀之所以生植萬物人君之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
伐擬于震雷推恩象于雲雨刑罰在于必信慶賞在
于平均臣聞間者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
逮以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于入重是以百
姓放然感傷和氣臣愚以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
死重囚加以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

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眾官拜受祖贈
轉相誇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酒無復限度
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林之異宋
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
若未嘗無青應以順信天佑乃隆臣學見淺聞言不
足採以周嵩為御史中丞元帝以王敦勢盛漸踈忌王遵等
嵩上疏曰臣聞明君恩隆其道故賢智之士樂在其
朝忠臣將明其節故量時而後仕樂在其朝故無過
議將明其節故無過寵之謗是以君臣並隆功

格天地近代以來德廢道衰君懷術以御臣臣挾利
以事君君臣交利而禍亂相尋故得失之迹難可諱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輔宣王
管仲之佐齊桓哀范之翼晉文或宗師其道垂拱受
成委以重權終致尊主未有憂其逼已還為國蠹者
也如田氏擅齊王莽篡漢皆藉封土之強假累世之
寵因闇弱之主資母后之權懋比周之黨階絕滅之
勢然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禍耳豈遇立功
之主為天人所相而能運其姦計以濟其不軌者哉
光武以王族奮于閭閻因時之望收攬英奇遂續漢

業以美中興之勤及天下既定頗廢黜功臣者何哉
武力之士不達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假以權
勢其興廢之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鼎峙並以雄畧
之才命世之能皆委賴俊哲終成功業貽之後嗣未
有愆失遺將來之憾者也今王遵王廙等方之前賢
猶有所後至于忠索竭誠義以輔上共隆洪基翼成
大業亦昔之亮也雖陛下乘奕世之德有天人之會
割據江東奄有南極龍飛海隅興復舊物此亦群才
之明豈徒陛下之力也哉今王業雖建羯寇未梟天
下蕩蕩不賓者衆公私匱竭倉庾未克梓宮沉淪妃

后不反正委能任賢推轂之日也功業垂就晉祚方
隆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
以疎易親放逐舊德以佞任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
伊管之效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將令賢智杜心
義士喪志近招當時之患遠遺來世之笑夫安危在
號令存亡在寄任以古推今豈可不寒心而哀歎者
哉臣兄弟受遇無彼此之嫌而臣干犯時諱觸忤龍
鱗者何誠念社稷之憂欲報之于陛下也古之明王
思聞其過悟逆耳之言以明成敗之由故採納愚言
以考虛實上爲宗廟無窮之計下收億兆元元之命

臣不勝憂憤竭愚以聞疏奏帝感悟故遵等獲全
熊遠自元帝爲丞相引爲主簿時朝廷草創議斷不
循法律人立異議高下無狀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
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
周建象魏之制漢創畫一之法故能弘大道以至刑
晉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時斟酌最
爲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于處事不用律令
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
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更至于主者不敢任法
每輒關咨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

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
法蓋羸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
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
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
較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
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
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
典也若開塞隨宜以權道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
臣子所宜專用王者常徵文據法以是爲斷耳是時
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

郭璞爲著作侍郎于時陰陽錯謬而刑獄繁興璞上
疏曰臣聞春秋之義貴元慎始故分至啓閉以觀雲
物所以顯天人之說存休咎之徵臣不揆淺見輒依
歲首有所占卦得解之旣濟按爻論思方涉春木王
親德之時而爲廢水之氣來見乘加外陽未布陰陰
仍積坎爲法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以義
推之皆爲刑獄殷煩理有壅濫又去年十二月二十
九日太白蝕月月者屬坎群陰之府所以昭察幽情
以佐太陽者也太白金行之星而來犯之天意若曰
刑理失中自壞其所以爲法者也臣術學庸近不練

內事卦理所及敢不盡言又去秋以來沉雨跨年雖
爲金家沙火之祥然亦是刑獄克溢怨歎之氣所致
徃建興四年十二月中行丞相令史淳于伯刑于市
而血逆流長漂伯者小人雖罪在未允何足感動靈
變致若斯之惟耶明皇天所以保佑金家子愛陛下
屢見災異勤動無已陛下宜側身思懼以應靈譴皇
極之譴事不虛降不然恐將來必有愆陽苦雨之災
摧震薄蝕之變狂狡蠱戾之妖以益陛下肝食之勞
也臣謹尋按舊效所以緣咎而致慶因異而邁政故
木不生庭太戊無以隆維不鳴鼎武丁不爲宗夫夙

畏者所以享福怠傲者所以招患此自然之符應不可不察也按解卦繇云君子以赦過宥罪既濟云思患而豫防之臣愚以爲宜發哀矜之詔引在予之責蕩除瑕釁贊陽布惠使幽弊之人應蒼生以悅育否滯之氣隨谷風而舒散此亦寄時事以制用藉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觀陛下心明仁恕體之自然天假其祚奄有區夏啓重光于已昧廓四祖之遐武祥靈表瑞人鬼獻謀應天順時殆不過此然陛下卽位以來中興之化未闡雖躬綜萬機勞逾日昃玄澤未加于群生聲教未被乎宇宙臣子未寧于上黔細未緝

于下鴻雁之詠不興康哉之歌不作何也杖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風先彰經國之畧未振而軌物之跡屢遷夫法令不一則人情惑職次數改則覲覲生官方不審則批政作懲勸不明則善惡渾此有國者之所慎也臣竊爲陛下惜之夫以區區之曹參猶能遵聖公之一言倚清靜以鎮俗寄市獄以容非德音不忘流詠于今漢之中宗聰悟獨斷可謂令主然厲意刑名用虧純德老子以禮爲忠信之簿況刑又是禮之糟粕者乎夫無爲而爲之不宰而宰之固陛下之所體者也恥其君不爲堯舜者亦豈惟古人是以敢

肆狂瞽不隱其懷若臣言可採或所以為塵露之益
若不足採所以廣納聽之門願陛下少留神鑒賜察
臣言疏奏優詔報之璞文觀日有黑氣上疏曰臣前
疏奏優詔報之所見陛下不遺狂言事蒙御者伏讀
聖詔歡懼交戰臣前云三陽未布陰陰仍積坎為法
象刑獄所麗變坎加離厥象不燭擬將來必有薄蝕
之變也此月四日日出山六七丈精光潛抹而色都
赤中有異物大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薄繫良
久乃解按時在歲首純陽之月日在癸亥全陰之位
而有此異殆元首供禦之義不顯消復之理不著之

所致也計去秋所陳未及一月而更有此變蓋明皇
天留情陛下懇懇之至也往年歲末太白蝕月今年
歲始日有咎謫曾未數旬大青再見日月告變見懼
詩人無曰天高其鑿不遠故宋景善言熒惑退次光
武寧亂呼施結冰此明天人之懸符有若形影之相
應應之以德則休祿臻酬之以怠則咎徵作陛下宜
恭承靈譴敬天之怒施沛然之恩諧玄同之化上所
以克塞天意下所以弭息群謗又上疏曰臣聞人多
幸國之不幸赦不宜數實如聖旨臣愚以為子產知
鑄刑書非政之善然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

之宜赦理亦如之隨時之宜亦聖人所善者此國家
大信之要誠非微臣所得干預今聖朝明哲思弘謀
猷方闢四門以亮采訪輿誦於群心況臣蒙珥筆朝
未敢不竭誠盡規

范甯自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太守臨發上疏曰臣聞
道尚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
然後可以經夷險而不憂乘休禿而常夷先王所以
致太平者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廩
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
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剪髮以要復除生兒不復舉

養鰥寡不敢娶妻豈不結怨人鬼感傷和氣恐社稷
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粗啓所懷日復一日
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憾請出臣啓事付外
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甯又得時政曰古者
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王作制籍無黃白之別
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
本郡至于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陌皆已成行雖無
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
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離者必曰人各有桑梓
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風土之

概小人則有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士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任秦致稱春秋樂毅官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下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見況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恤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

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官天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一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役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西流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王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理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十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克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

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
涯奢侈由勢今並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
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捕酒
求日馳驚卒年一晏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
貴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耕講誦
闕而無聞凡庸兢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
業尚試其能否而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
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謫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
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傍支罹其禍毒戶
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

場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場以爲尚童幼也今以
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
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
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
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審之出非
帝之意故所啓多合旨

周祇爲國子博士義熙三年劉裕表遣劉敬宣率衆
五千伐蜀祇書諫裕曰自義旗之戰所征無不克此
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
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此誠漸

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沂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殘荒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彼得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士其中疾病死亡豈可勝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況今沂險萬里所在

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可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者矣夫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儲不虐正應以得死爲限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謂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豫苟有其心不覺披盡不從敬

宣遂無功而還歿死者大半其心不悅雖不效
宋沈懷文武帝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
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也懷文曰
周制封畿漢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
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
平一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于邊州或罷或置既物
情不悅容虧化本帝不從
謝莊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中世祖出行夜還勅
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報不奉旨頃黑詔乃開帝
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致君章耶對曰臣聞蒐巡
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田著之前誠陛下今蒙犯塵
露晨往宵歸切恐不逞之徒忘生矯詐臣是以伏須
神筆乃敢開門耳

范泰文帝時以散騎常侍致仕元加二年表賀元正
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蘊日新以蓄
德仰乾元以復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暵爲虐
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家
殫于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
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革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
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禱之典以誠會事巫祝

嘗祚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在殺孝婦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權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進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監闕諫鼓鳴朝察華牧之言總纒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修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修末俗者難為風就正路者易為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以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

永違聖顏拜表悲咽三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且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群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以為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于祐苗有傷于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縈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誨婦人猶在尚方始貴

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秋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八年陛下經畧粗達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甚大學宮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度臣之區區不望日觀聖化竊慕于囊成郢之心庶免苟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忤反側書奏帝乃原謝誨婦女時災旱未已加以疾疫又上表曰頃

亢旱歷載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朝無懈治道躬自菲薄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勤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于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雨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

託孤之臣俄為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
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興隨時其義尤
大是以古今異用修方必壅大道隱于小成欲速或
未必達深根固蒂之術未洽于愚心是用猖狂妄作
而不能緘默者也臣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
重之以愒耄言或非是而復不能無言世錄其一
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古李嗣京參閣
西華文翔鳳訂正
章黃國琦較釋

諫諍部 五百二十九

規諫第六

宋何偃為太子中庶子文帝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
議曰內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犬羊易亂殲
殄非難今雖廟美無遺而兵未精習緣邊鍾戍克實
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按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

本以殉邊患宜動必不克往歲挫傷續以內憂侮亡
取亂誠爲沛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
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難圍之則曠
日進退之間姦虞玄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卹方來之
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

周朗爲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孝武普責百官讜
言朗上疏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
方策之政悉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况乃運
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宗廟遭不更之酷江淮被未
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垂泣而秦漢餘弊尚行于今

化崇于古却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燃之譬臣不知所
以方然陛下旣甚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
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
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教者宜二十五
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
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
理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浼
疆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
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
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

謀迹其心術行覆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幽
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夷古數部定子史令
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
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
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
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疋爲市從江以南千解爲貨
亦不患其難今宜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
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
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
堪滋養悉藝紵麻陰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惟

楹竹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
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
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
不用以資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仍令桑長一
尺以圍爲價田進一畝以度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貫
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熒椽露不敢加泥
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
則宜務削滋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
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畜自華夷爭戰戎夏競威
破國則積尸竟邑屠將則覆車滿野海內遺生蓋不

餘半重以惡政嚴刑天災歲役貧者但供吏死者弗
聖埋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人妻
老嗣絕乃淫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之日有數途生
之歲無一理不知後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耶此
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有禁殺子之科設啻
娶之令然觸刑罪恐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其處耶
宜令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
雌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禮足而行
則有司加糾凡官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
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

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
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效饑人盈旬皆是不爲其
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父不能保其子欲
其不爲寇盜豈可得耶旣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
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楸旣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
盡矣冰霜已厚苦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北至陽春
生其餘幾今自江南所在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
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春賞爵一級不過千家
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田淮南多其
長師給其糗糧凡公私游手歲發佐農令提胡盡修

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
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准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
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幽涓靈區間
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歎歷下泗間
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
甚于胡矣若謂民之旣從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
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
由來所欲覆育旣華得坐寶戎寇自遠其爲來利固
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復
有者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二千更互出

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于賊不
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而待也設
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人民
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齊徐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
守之法當持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及此
也今人之不以牟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
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
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出
車騎應畜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
匹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徼驛一

無發動又將者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忘筋力盡于戎役其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勤驅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實衆垂臂而反唇者往往爲部耨語而缺望者處處成群凡武人意氣特易摧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皆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者去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之祿將秩未克餘費宜闕他事員輦長不應與淮可殺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老至期而罷賞延于嗣又緣淮城壘皆興復使烽

火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莫允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事而非君須內教旣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漢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教一至于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計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嫉謗殘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中出故制同外興日久均痛故

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
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忍鳧
珠眠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于古而刻于情則莫能
順焉至乎敗于禮而安于心必處而奉之何乃厚于
惡而薄于善乎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
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
下以奉一君何患不及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
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玄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嘗視身未時
親是櫛帶寶笥著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

而主以此情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鄙之
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衆婢以使一豎之
家列豎以役塗金披綉醬酒霍肉者不可稱紀至有
列軒以遊邀飾兵以駢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賜薄
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而卒造華帷卽傳于
民如此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治天下者
嘗虛民之耳目旣不可誑治之盈耗立亦隨之故凡
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鑑賣之身製
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
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

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闈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珀翠玉錦綉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旣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技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變天平氣賡地成功防姦禦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徒云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甚矣今則宜先省事徒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

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淺官淺者秩輕纓冕紱珮稱官以服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各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有徐邑楊境而宅交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都江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蒙恩之家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貴人王侯識未堪用不應疆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叅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

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比光武之子馬貴人
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
也內外當與抑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
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其人
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
下所須者才誠難知也有深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
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
故或亦遭讒於貴賞期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
而辨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
使世之所稱通經連史辨辭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

道者使獵纓危膝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遠近及
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
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眩動精神發意氣語之
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
廉清之比疆幹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可須臾定宜
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于選貴呈之
于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
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毀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
毀以譽進人又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毀徒皆鄙則宜
摧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進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

妄善惡分矣又既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于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則固亦深矣舒引容濶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束修誠者月繁其過遂至麤散錦帛侈飾車徒復假精醫術託雜卜數匹妹滿室置酒夾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猶而倚靈假象背親傲君欺責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廣天地之間莫之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與今宜申嚴佛律禪重國令其疵惡顯著悉皆

罷遣餘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藝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踈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遇絲而稱神者非可美其本源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堤以北置國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方麋財敗俗其可稱恨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脉之技鮮能達民因是益徵下鬼遂棄于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

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懲艾賤理之弊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于謀臣事不便于貴戚輕者詆訾呵駭重者死厭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都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嘗令修末典則群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在矣敢昧死以陳願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南齊劉獻除尚書祠部郎不拜太祖踐祚召獻入華林園談語謂獻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獻對曰陛下誠前軌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車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

劉思效爲員外郎太祖初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於昔兼軍驚屢動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士之色貴世之流貨寶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趨高華生於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竒麗之賜塞鄭衛之倡變

曆運之化應質乏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鳴臬之
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踰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
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慙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
陛下宜仰荅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沉黎傾首之勤授
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
卽嘗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
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夜惟嘗思弘道義紆夢嚴濱
垂精管庫盱食舊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
思效或自至園丘或越在宥位並能獻書金門芻蕘
鳳闕辨章政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

以時敷奏歡近以加於賁終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

謹言

崔祖思爲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曰禮
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
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忘志義悖競因斯而興亂禍
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險革慮
儉泰侈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效
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空匱民力爲之彫散能
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此
廣開武校臺州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督各

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廣克給若有廢情遣還故郡殊
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
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絺以
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
臺劉備取帷構銅鑄錢以克國用魏武遣女以帛帳
東阿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武帝以節
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幃三齊苜蓿五盞盤桃花
米飲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
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
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

卑構鐸噐則陶匏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麋珍裘繡
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
孚民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
蓬館高以殊等彫牆華輪卑其談謂馳禽荒色長違
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拘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
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
去齊惟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
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
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

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末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察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支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闕于訓刑之不肅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羨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大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

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惟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惟置鍾簋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克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梁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刑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鍵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于不均罰不在重所困于不當如今甲功少乙功多賞甲而捨

乙天下必不勸矣丙罪重丁青輕罰丁而赦丙天下
必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
習之臣受賞者佞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
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
國富民散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
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是食晉
開汝潁而河汴委儲今將掃闕威華題鏤龍漢宜簡
役敦農開田廣稼特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
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策而不汙上無妄動知如絲

之成綸今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諫爲體
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曰廢諫
官則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蕘與莫若推舉質
直職思其憂夫越任于事在言爲難當官而處亂或
易物議旣以無言望已已亦當以吞默慙人中丞雖
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
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效也漢徵貢
禹爲諫大夫失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
伐柯非遐行之卽善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
延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

爾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來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帝優詔報答

梁賀琛爲散騎嘗侍高祖時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切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餐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于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藁則焚脫得

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慙愚一事曰今北邊稽顙戈甲解息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洞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迷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嘗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

一使所至驚擾深爲民害鴛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築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猶爲掣肘故邑宰懷卽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無間於遐邇至于翺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兆民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于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電苟須應病進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由風俗靡侈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

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稍競誇豪積菓如山嶽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臬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妾務在貪汗爭飾綺羅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賢臣憶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以消散蓋由晏醑所廢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憾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奢著之凡百

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向清白安可得耶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除彫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患正恥不及群故勉疆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憂其弊矣今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前正雕流之弊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瘠之苦豈止日昃忘饑夜分廢寢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工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既得伏奏惟

房便欲詭競求進不識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救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絜瓶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復多巧避蒞職者因而曠怠惠惡增姦實由于此今誠欲責其公平之效試其黜過之心則上安下謐無徼求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或五年之中必能使國豐民阜若復積以歲月斯乃

范蠡滅吳之術管仲伯齊之由今計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省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四方屯傳邸泊或舊有或無益或防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惡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求取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靜息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

擾其民而欲求殷阜不可得矣聚其財而務賦歛興造作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強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戎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底疲安能振其遠畧事至方圖所及矣言奏高祖大怒無以聞之後魏崔浩爲祭酒明元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于胃昴趙代之分朕病彌年療治無損恐

一旦淹忽諸子並少將如之何其爲我設圖後之計
沿日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隆德以除災幸就平愈
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修德熒惑退舍
願陛下遣諸憂慮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
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化龍興不崇
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蚤建東宮選公
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爲師傅左右信臣簡在
聖心者以克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六
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爲願神養壽以進
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姦宄息望旁

無覬覦此乃萬代之令典塞禍之備也今長皇子壽
年漸一周明敷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儲副則天下幸
甚立太子以長禮之太經若須並大成人而特倒錯
天倫則生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
存亡豈不繇此帝納之

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問曰萬機之務何者爲先是時
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允因言曰方百里則
爲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
千頃若勸之則畝益三升不勸則畝損三升方百里
損益之率爲粟二百三十二萬斛况以天下之廣乎

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遂除田禁
悉以授民

高祐孝文時爲秘書令上疏曰今之選舉不採識治
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
藝棄彼朽勞惟才是舉則官方斯穆又勲舊之臣雖
年勤可錄而非才撫人者則可加之以祿賞不宜委
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
孝文善之

李彪爲秘書丞上表曰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
思謹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老不避淵澤詢謀
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于竹素播徽聲于金石
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循往式竊揆時宜謹冒
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
建號踰於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園丘以詔
孝則百神不乏享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
開至誠以醜物則朝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
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
以協人倫則人神交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
衷矣薄服味以示納則儉德光昭矣殫官女以妃鰥
則人無怨曠矣傾府藏以振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

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惠以懷遠邇則華荒
朴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祥效質矣生生得所
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愚以爲行
儉之道猶自闕始何者今庶人豪富之家習華旣深
敦樸情淺未識儉素之易長而行奢靡之難久莊制
地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綺羅土木被紋繡僭度違喪
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
抱關擊柝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逾大賤不
得逾貴夫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華相競情無
嘗守大爲消功之物又置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

不飾繡雕文費力者廣宅高宇莊制麗飾是也其妨
農業害女工者焉可稍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
之王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
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靈好瘠而國
有饑人今二皇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華
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
此蓋朝制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
車服自百官以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
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以爲
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漸昔子產爲

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產辟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乃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與鄭人同矣既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富之源好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准焉故夏禹卑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于後王後王所宜觀

其意而取拆衷也孔子爲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冠而衣敝裘此示儉于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此言雖畧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倘或可採比及三年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語以爲長世之法昔姬主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

成懿德用大恊于黎烝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
嬴氏之君于秦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
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享
年不末二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
損益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義禮逐
去邪人不使見惡又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
術者以爲衛翼此周道之所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
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
士諂佞讒賊者爲其左右此秦祚之所以促短也夫
呈天輔德也豈私周而踈秦哉由所行之道殊故禍

福之途異爾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問其群臣群
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侯陰就可博士張
逸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
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
曰置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之不難正朕况太子乎
卽拜逸爲太子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逸之傳漢
明非乃生之漸也尚或有稱而況乃生訓之以正道
其爲益也固已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
下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

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
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群臣曰朕始學之日
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
豈惟予咎抑亦師傳之不勤尚書李祈免冠而謝此
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
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
及儲宮延育復親撫告日省月試實勞神慮今誠宜
准古立師傳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
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日臣聞國本黎
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蓄倉

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
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嘗平以給之魏氏以兵
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
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
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
農相效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庶出
入就豐旣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
先多積穀安而納之豈有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
今况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折州郡嘗調九分之二
京都度支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于倉時儉則加私

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郎以取官粟年登則嘗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此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賦贖雜物餘財帛中科給令其肆力以一夫之田歲貢六十斛甄其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爵晉武廓定族吳蜀之彥臣謂宜于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存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

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以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雖前王之勸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時愚臣切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嘗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可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十一月有簡麋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蛰始振夏

以爲春三徵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奏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徵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徵之仁也徵三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日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

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未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也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禮貌之夷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

答之小吏罵詈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
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大夫自有過耳吾
遇子有禮矣此上不佞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
言是後大臣有罪則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
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未制故耳伏惟聖德慈
惠豈與孝文比隆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
安可陳瞽言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禮之主有若漢
武事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
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制乎
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也書云孝乎惟孝友

于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離者
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至若有懼
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嘗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
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惡之色宴安
榮位遊從自若車馬仍革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
分憂均戚之理也哉楚人滅江秦伯素服而示懼宋
弘未舉桓譚免冠而謝罪則子弟之於父兄父兄之
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者同年語其深淺
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
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

格引咎無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訴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勵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日禮云臣有大喪居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則未有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其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典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嘗聖魏之

初撥亂反正未遑建喪之制今四海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父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纓同卽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者曠庶官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緣從役雖愆于禮事所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所採願付有司別爲條制孝文覽而善之尋皆施行

